

狼一样搏杀，
阴阳路上走几遭
正邪间奔突，
血与火里亮兵刀

血 狼



贾一非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狼一样搏杀，
阴阳路上走几遭
正邪间奔突，
血与火里亮兵刀

贾一非 著

血 狼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血狼/贾一非著 - 太原:北岳文艺出版社,2006.3

ISBN 7-5378-2337-5

I. 血… II. 贾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20885 号

血 狼

贾一非 著

责任编辑 刘 明

封面设计 胜 蓝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太原市东红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700mm × 1000mm 1/16 印张 20

字数 310 千 插页 4

2006 年 3 月第 1 版

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78-2337-5/I · 1681

定价:28.00 元

内容简介

这是一部震撼人心的长篇现实主义力作，这是一次追求与毁灭的深刻反思；这是一场人性与兽性的激烈较量。

妹妹为了让“我”读书，没过十五岁生日便嫁了人，“我”读了八年高中，却屡试不第。偷尝禁果后，我只身闯进莽莽群山，开始了残酷而又血腥的资本积累。其间，老板床上，翻云播雨报恩情；泥泞道上，步履艰难运死尸；引魂鸡铺，冲天一怒为红颜；红鱼岭上，横眉冷对为亡魂……。丽日骄阳，激情满怀；凄风冷雨，左奔右突。狼一样的秉性，催赶前进的步伐，月黑风高夜，将自己置之死地而后生，勇闯京城，在熙来攘往的大街上，邂逅已为人妇的昔日恋人，在人心思动的大学校园里，遭遇高干千金青春美女，于是，演绎出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情场、商场、名利场相互追逐的激情故事。

该书故事情节波澜起伏，激荡人心，是一部难得的佳作。

12 /

我恨死了妹夫，也恨死了我自己！

我那没过十五岁生日的妹妹，为了我能补习，嫁给了一升谷村的那个蠢货！可是我读了八年高中，仍然没能考上大学！而我们班最漂亮，成绩不如我，一直在不停追求我的杜丽英居然都考到北京上大学去了！

我常在睡梦里听到娇弱的小妹，被那虎背熊腰半堵墙似的妹夫碾碎的声音。

“哥——。”脸黄皮瘦的妹妹，领着她那骡高马大的丈夫出现在眼前时，我弄不明白妹妹跟大了自己两倍的男人怎么生活。就是我，喊他一声叔也不很过分。我打了个冷颤，见母亲在案上做菜，便去灶火拉起风箱。

丈母娘看女婿，越看越欢喜。母亲好象豁出去了，干豆角炒腊肉，韭菜炒鸡蛋，凉调干萝卜丝，醋溜洋芋片，还做了大米小米混杂的金银饭。妹妹的辫子在八仙桌和灶台间抡了好大一会儿，笑眯眯的父亲就坐在了太师椅上。一家人围着桌子正在吃饭，那老大不小的妹夫，唯恐吃不饱似地把菜往自己碗里垒得够着鼻子后，转身靠在中堂的条柜上狼吞虎咽起来。吃相丧眼不说，嘴里喷着饭沫不停地喊，“好吃。好吃。实在好吃。”那份蠢蠢还在其次，令人恶心的是裤子的拉链开着，软蛇般的什物贼头贼脑地要冲出来却又信心不足地吊着。我简直就像吃了只苍蝇，正恨没有办法间，妹妹“哇——”地一声，放下碗便往门外跑。好在那蠢货也放下碗追了出去。我长长出了口气，在这大山坳里，其实人跟动物本就没有多大区别。活着就是为了繁衍，延续生命，哪里还有爱情可言。

饭罢，父母到黄土梁开荒地去了。我借口饭后要休息会儿进了西厢，其实是讨厌一升谷那蠢货。躺在西厢我的床上，猛听灶堂碗掉到地上碎了，便探头往外瞧。妈的，那蠢货怀里抱着像只扇着翅膀的母鸡似地妹妹，粗野而放肆地干着那种事儿。盛怒使我把玻璃口杯当炸弹似地甩了过去，那蠢货厚颜无耻地笑着放下蒙辱含羞的妹妹，嘟囔着，“美的太太。里头热乎乎的，还乏人哩。”

“滚！”我声嘶力竭地吼了句，那蠢货嘿嘿嘿笑着出去驯野鸡诱子了。为了给妹夫点颜色看看，我又冲出屋，抓住一只小野鸡，一用劲，那生灵便身首异处。蠢货傻了，变颜失色地楞在一边。

我余怒未息地返身回屋，却一时不知道如何面对蒙羞的妹妹。一扭头，进了西厢，仰面倒在床上，呆呆地望着报纸糊着的顶棚出神。心想，这石瓮沟比城里落后多少年？起码上百年都不止呢。回到石瓮沟，就像不小心穿过时光隧道，到了人类的新石器时代。正想着心思，门外又传来我们山里才有的所谓歌声——

正月十五二月半，三月清明到跟前，小寡妇上坟好凄惨。左手拿的香和纸，右手拿的引魂幡。大娃引上小娃玩，我给你大把坟全……

“妈的。”我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，一咕碌从床上坐起跳下，从门后拿了镰刀就往外冲。吓得妹妹扑出院子拦腰抱住我喊，“哥——，你咋好跟他一般见识，也不怕丢了你的人。”我们兄妹俩正说长论短间，那蠢货在一旁捏着他的阳物，一边弓腰伸脖子，十分投入地在唱《小寡妇上坟》——

来在坟前抓把土，坟前坟后转一转。脱下白衫换蓝衫，再想我上坟难上难……

“妹呀，你就等着当那小寡妇吧。”我预言似地摆了句话，便拿着镰刀上了后坡。山坡的死寂，使我更加仇恨半老头子的妹夫。仇恨的天空没有一点儿生机。仰躺在潮腻的落叶上，看树顶上的蓝天、流云，可妹夫裤子开着的拉链以及里面的什物，却总是在眼前晃来晃去。我怒气冲冲地爬起身，挥动利刃砍呀砍，眨眼间碗口粗细一棵松树，还没来得及呻唤就被我放倒了。

“哎——，谁偷树了？”随着一声喊叫，一身桃红色运动装的女子站在面前，只顾吃吃地笑。鹅蛋般白净的脸盘子，红红的，粉粉的，仿佛熟透的仙桃。一双似嗔似娇的杏仁眼，泛着一种诱人的光亮。一米六六左右的个儿，那是真正的魔鬼身材啊。我在城里上了八年学，见的漂亮女子真不少，可她整个儿一个杜丽英，还比杜丽英水色。在漂亮女人面前，我的愤怒化作一股青烟散了。

“我赔。开个价吧！”我在说话时又贪婪地看了一眼，真为她生错地方而抱憾。

“咯咯咯……。你是天玺叔吧？这是你家的自留山呢。”女子说话间把头上绾着的乌发放了，瀑布似地披满了肩头。她说自己是老庄子黑熊的媳妇。黑熊？不就是上了五年学连秤都不认识的我的一个堂侄儿嘛。有一回，我往半截红薯上写了堂兄堂嫂的名儿让他认，黑熊左看右看瞅了半天，然后憨态十足地歪着头，吃吃地笑着说，红——薯——片——子。他怎么配有这么个天仙似的女人呢。在我们山里，眼看十里路。老庄子在对面山梁的阳坡上，她一个妇道人家怎么会到我家后坡上来呢。

“你叫什么名儿？”我刻意装出长辈的样子。

“花苗。”她笑得露出一嘴碎玉似的牙齿。“我是一升谷的，上过六年学哩。”她靠在一棵树上，手里抚弄着鬓角辫织的一个小辫说，“上学时，老师就拿你做样子，说你有出息，考上了城里的重点中学。要不是我大（爸）上坡滚了，我也会到城里去上学的哩。”她说话的神态表现出十分向往的样子。

“上了学又能怎样呢，还不是回来修地球了。”我颓然地又坐在脚下的树叶上。她呢，十分喜欢地挨着我坐下了，嘴里仍在不休地说着，“天玺叔，你比我大六岁，是我心中的偶像耶。你侄儿没出息，到山外打工去了。不怕你笑话，一年多了，有事没事，我就上这边来看看。心想，总有一天能碰上你……。”

没想到，我一个废人，还有这么个如花似玉的女人崇拜着。花苗的一番话语，说得我心里直痒痒。回过头，她也正火辣辣地看着我。太阳不凉也不热，树林子里的鸟叫声，叫得人心慌意乱，体内像有一只色魔整个儿控制了我。脸红心跳，整个儿身躯仿佛已不是自己的了。去他妈的。我一手把花苗揽进怀里，她也不反抗，像滩软泥似的。她的投怀送抱，更使我压抑许久的对杜丽英的嫉妒和单相思，以及已根本无法实现的情欲爱火都火山爆发似地喷涌而出……。

花苗的出现，使我灰色死寂的生活有了活力。我提出自己驯化野鸡诱子，在家庭首次得到通过。二老就像当年我八个月会喊“大大，妈”一样振奋，妹妹俩口回一升谷去了，家里依旧生机勃勃。我甚至端着饭碗跟父

亲在院场宽严并用，轻重得宜地驯化着快要成年的小生灵。

一天，我正看着野鸡诱子想心思，忽然坡下前河里有人锐声锐气地喊，“天玺——，天玺——。”

躲在老柿树后往山下瞧，就见一位妇女跟铁狗婶站在核桃树下说话。

铁狗婶说：“天玺可是咱石瓮沟里的大秀才，你说的女子，得百里挑一。啥？你当了大半辈子的媒人，眼睛一看就知行不行。嗨，咱这秀才就是要乖的太太。”

“嘻——，他大不就是个打野鸡套野兔的嘛。”听得出，媒婆在挑剔我家了。“老子英雄儿好汉，他大卖葱娃卖蒜。听说刚补习就补了五年哩，嘿嘿嘿，我都担心人家女子受了委屈呐。”媒婆说着，就拽着路边的蒿草抄近道上坡来了。早上母亲去妹妹家时说，有人要来家里提亲，让我好生招待，可我认定这山里头，再找不出第二个像杜丽英的花苗了。

“这死鬼，叫我给她儿子提亲哩。嗨，是媒不是媒，总得两三回。要是说不成这门亲，只怕磨烂的鞋也挣不回来哩。嗨，这啥路嘛！”媒婆自言自语地往上爬着，“我的天，跟上山一样呢。”听着媒婆的嘟囔，我像被人揭了短似地，心里极不是滋味。山里人把路分为大路、小路和毛毛路。大路宽约一庹，是出山的要道。小路窄不盈尺，是连接庄与庄间的路径。毛毛路嘛，则是跨谷越岭的捷径。

媒婆只顾着自语发感慨，不小心间马失前蹄似地滑倒了，“这要命的路哟。”她爬起坐在一块黑石头上喘气儿，嘴里仍在不停地嘟囔。

“哼，放的通庄路，你偏要抄近道。城里的柏油马路既平坦，又宽展，你去呀？去得了吗。”我转身回屋，从吊在半空的竹笼里拿了一把晒干的蒸红薯，出门顺着屋后的松树林，绕过跟花苗幽会的黑石窑，到分水岭上的山神庙旁躲清闲。

分水岭是石瓮沟跟一升谷两个村的分界，但手握蟒蛇的山神香火，两村的人都争相虔诚地供奉着。山神庙旁长着一棵巨大的银杏树，裸露的树根有两间房大小，在主杆三米处分叉成两棵，雌雄相抱好似一对久别重逢的夫妻。树枝交错纵横，雄枝伸进雌枝，雌枝挽住雄枝，县文物馆的人起名为鸳鸯树。鸳鸯树高达三十多米，冠幅二十六米，主杆围径七米。我的一篇《家乡的鸳鸯树》，在《中学生杂志》发表并获奖后，相识不相识的

同学，都拐弯抹角地要一两个金黄的似打开的折扇般的树叶，十分珍贵地夹在书中做书签。杜丽英曾把我给她的银杏叶当信物，还写了青春、激情的诗笺。

站在山神庙旁的鸳鸯树下，看看七零八落的一升谷村，袅袅的炊烟已飘浮在树林掩映的一个个独庄子上。回头，媒婆刚从我家开着的门里出来，房前屋后地转了好几圈，站在上垧用手掌当扇子扇着凉道，“天玺这娃咋的啦？天上无云不下雨，地下无媒不成亲。城里上了几年学，上傻了得是？女人都不要了。”我人在石瓮沟，心一直就在繁华文明的县城里。不是不想要女人，做梦都想那个呢。我苦闷地看那使我自豪的银杏树，那雄雌分杈处抽象的纹路，使我想起城里看三级片中男女交媾的情形。我像魔鬼附身似地体内涌出一股燥动，猴子般嗖嗖两下就爬上了树杈。

媒婆在我家庄子转悠了好大一阵子，弄清楚家里确实无人后，气咻咻地嚷嚷着，“嘻，有啥了不起。谁不知道这石瓮沟穷沟黑石头，吃水贵如油，下雨满地水，雨后渴死牛。哼，八抬大轿抬我都不来了。”我见媒婆下垧去，便背靠雄枝长长出了口闷气，从衣兜掏出干红薯吃起来。这大山里头，实在离现代文明太远了。电视看不到，收音机没波段，就只有谁家逢了红白喜事，才能看上一场电影，或是听一回龟兹队的唢呐曲儿。

“花苗——，跟妈抬水呀。”我条件反射似地转过头，老庄子黑熊场院的一切便看得清清楚楚。黑熊母亲的话音刚落，花苗的影儿一闪就出了门。于是，婆婆在前，花苗在后，空桶在俩人中间摇晃着去山泉打水。

“花苗——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夜黑前我给你说的那件事儿，……你没忘吧？”

“没忘。”

“那——，夜黑你咋叫黑娃一个人睡了？我一直看着哩。黑娃在山外干的是力气活，长年不在屋，身边有个娃，就有个伴儿，也有个说话人。”

空桶在婆婆身后咣当咣当摇晃着，也在花苗眼前咣当咣当地摇晃着。我知道，花苗说黑熊就不知道干那种事，好事全留给了我。我家坡后的黑石窑是我俩幽会的地方，就跟城里歌舞厅的包厢差不多。石瓮沟里，有了花苗给我温存，我也才有了活着的勇气。

“过两天，黑娃又跟你姨夫要出山了。这事儿你得主动哩。”婆婆又在教导花苗，“今黑夜你得把事做好了。”

“你黑娃不嘛。”花苗好象看到鸳鸯树上的我了，口气也陡地强硬起来，“强扭的瓜儿不甜。黑娃在山外见的大世面多了，觉着我不好，咱好说好散，行不？”

“看看看，你这娃。”婆婆弯腰在用勺子舀水，嘴里却不停地在说，“我这不都为你好嘛，女人家能弄啥？就是守个家，生个娃嘛。”

“我不是生娃的机器。”花苗抬起水桶时，硬嘛嘛又撂了句。

婆媳二人抬着水往回走，一路无话。

看着花苗俏丽的背影，我不明白，为什么我们就生在这荒山野洼里呢。太阳穿过树枝桠叉，在波状的银杏叶缘上投下斑驳的光线，我的心情沮丧得厉害。一岭分两村，岭南是吃水贵如油的石瓮沟，岭北是吃粮比金贵的一升谷。我实在不愿再想下去了，便拿眼盯被神化了的鸳鸯树，极力搜寻和想象着雌树的女性特征。倏地，眼前就出现了母校被称作校花的杜丽英来。她水做的筋骨，玉就的皮肤，却总是一份淑女模样，高高的胸脯前抱着复习题纲的浅蓝色塑料夹子，粗黑的大辫子在细软的腰背后摇来晃去，十二分地招人喜爱。有几回我拿了班上模拟考试的第一，就恃才驽远。心里便想入非非起来，发誓考上大学就非娶她不可。她呢，有好几次在学校的假山洞里跟我约会，还缠着要我带她来看这神奇的鸳鸯树。我俩的爱情，随着天气的变暖，越来越火热，热到七月天只穿件单衣和单裙时，命运发生戏剧性变化，杜丽英考上北京大学，而我烧得糊哩糊涂地回到了石瓮沟。

太阳已转换了角度，火辣辣地照在我右边脸上。我扔了手里的干红薯。看来，我会像粒松籽儿似地被抖落在这荒山的石缝里，逢不上场好雨，连生根发芽的机会也不会有，不定还会被松鼠当成牙祭受用哩。

“黑娃，打下的婆娘，揉成的面。”忽然老庄子那边一声大喝。回头，就见一头牛似的黑熊，在桃树下的磨道里推磨子，花苗拿笤帚在丈夫肩上打了下，婆婆便手叉腰里发起了威，“哪有婆娘打男人的理儿？”

“他把面弄撒了一地。”委屈的花苗在辩白，“我只是提醒他，你凭啥要这样对我？”黑熊没听母亲的教唆，木木地只顾埋头推磨，一语没发。

“哼，你好——，你是天下最好的婆娘啦。”婆婆在挖苦花苗，“母鸡都下蛋哩。”

“我哪儿不好，你说出来，用不上教唆儿子打人。”

“我说出来？”婆婆的气很大，“我的话连放屁都不如。”

“今天把话说清。”花苗对婆婆道，“你说啥我没做？”

“你自己知道。”

“我自己不知道。”

“不知道？我要抱孙子哩。”

“你是孙子想疯了得是？没种下包谷种，你还想收玉米。”

“我叫你逞能。”婆婆过去搯了花苗一耳光。黑熊在磨道里把磨子推得飞转。花苗“汪——”地哭了，把苕帚狠狠地砸向男人，嘴里喊着，“你儿子无能，我有啥法儿。”哭着朝屋里跑去。

“真是愚昧无知。”我骑在鸳鸯树上替花苗抱不平。谁不知道生孩子是男女双方的事啊，可那老婆子怎么一味儿怪起了儿媳妇呢。

正笑我那位老嫂子麻糊不讲理，就见花苗端着葫芦飘出了门，满嘴的委屈说，“黑熊，你给你妈说，夜黑给你吃豆子没有？我把豆子得是放在奶中间了？”

“熊，我娃说。”

“……。”黑熊一声不吭，只顾推着磨子。

小时候放了寒暑假，经常提了给猪打草的笼子，跟着生产队的男劳力听古经。有一回铁狗叔说，有一个人娶了老婆却不知道做那种事，三年过去了却仍不见老婆的肚子大起来。老婆经人点化，便炒了一升黄豆放在炕头，黑夜里醒睡在另一头的丈夫，叫从被筒钻过来吃黄豆，吃着吃着，雀雀便进了窝窝。一升黄豆吃完后，老婆果然有了身孕。看来，花苗也是炒了黄豆的，不是黑熊不解其意，就是他妈操之过急。

“你哑巴啦？”花苗摇晃着手里的空葫芦瓢喊，“你妈炒的黄豆喂猪啦，喂狗啦。”

“少逞能。嫁汉就得随汉。”婆婆一份不依不饶地样儿，“你整天收拾得狐狸精一样，给谁看哩。”

“耶——，都成了我的不是啦。”花苗把葫芦瓢“啪——”地摔碎在身

旁的桑椹树上说，“我是不行了，谁能生，谁跟黑熊生去。”

“畜牲，你把舌头调顺了说话。”婆婆手往腰里一插喊，“熊，还不搦你媳妇。”

黑熊疯了似地抽出推磨棍，嘴里含混地喊着不知什么音符，往桑椹树上一下、两下地打着，树上一只乌鸦“哇——”地一声飞了。

“天玺——。”我还要看老庄子那边要演什么戏，父亲站在我家屋场大喊大叫了。

我想，花苗这回肯定又做了手脚，让黑熊那蠢货没干成那事儿。转念又一想，我会不会也是个假男人？

2

花苗跟婆婆家一场大闹后回娘家去快一个月了，黑熊赌气又出了山，我的那个堂嫂就时常呆呆地站在老庄子垌上发愣，冷不丁一句，“这世道咋的啦，还有恁烈的女子。”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对于我的婚事，父亲急弯了腰，母亲熬红了眼，媒婆往返，日夕登门。忙活了好长时间，我的婚事终于有了眉目。说准今天来我家相亲的是比石瓮沟更高，比一升谷更穷的老碾坪，我妹夫姨家侄儿的头生女。

太阳在前山顶上火辣辣地照着，像剪了贴上去似的云朵，远远地铺在太阳下面，一头紧挨山顶，一头像羽毛球网似地铺开，那阵势仿佛要把太阳蛋黄似地裹起来。说真的，在学校见的漂亮姑娘一个挨一个，有时也想入非非，可那根本就没有事。自从跟花苗在后山黑石窑里真枪实弹地玩过几回后，男人的欲望便在胸腔里膨胀起来。一个月不沾腥，情绪就像一条结满疙瘩的草绳，心里总是毛毛草草的。人常说，山中出凤凰。我渴望老碾坪能走出个美人坯子，也让石瓮沟的老老少少看看，我孟天玺茅茨秀才，一样能找个人尖子。

就在我置身一场苦苦等待了一百年之后的甜蜜而幸福的美梦中时，我妹妹的婆婆带着一班人马进屋了，那婆子进了屋就跟我母亲说起快要分娩的妹妹来，留下三男两女坐在八仙桌旁喝水吃瓜子。一个干瘦且脸色发黑

的妇女，矮得跟八斗瓮一般高，却一会儿拂眉掠鬓，一会儿咬指侧肩，一会儿又含笑低头，还不时地拿眼睨我，并不断地往门外望。我猜想，那山中的凤凰一定姗姗来迟，有意让这班人马来打前站，以探虚实的。我的眼前不断浮现出花苗漂亮的脸盘子，以及换了贴身衣服后婀娜的身影。也想象着快要到来的姑娘，穿一件花格连衣裙，尽管连衣裙显得有些山气，可娇好秀美的身段和山中娉婷起来的修长，会平添几份城市姑娘没有的朴素自然美。嘿，再配上山里姑娘才有的粗黑大辫子，就更楚楚动人了。用古书说的，姑娘眉是春山含翠，眼是秋水流波，嘴是樱桃一点，手是玉笋十条，腰是弱柳迎风，声是凤管铿锵，齿是银牙个个……。嘿，杜丽英考学去了北京，当初跟我在学校假山后还接吻来着，花苗回娘家了，可她连身子都给我了。莺歌小唱的过去都过去吧，我要开始新的生活，金壶装美酒，玉碗盛佳肴，跟我漂亮的山中凤凰尽快择吉完婚合巹，尽快完成父母的心愿，然后用尽所学，培养出我们家第三代真正走出大山的汉子。

“天玺，说媳子了，也不给发支烟抽。”刺洼里的闷娃，背着背篓，吆着一只黑山羊，露出红红的牙龈说。

“接着。”闷娃跟我是同龄人，小学没读完就回了家。他身后跟着牵牛的是二儿子，长得比他还要冒梢。我又问，“大侄子，抽不抽？”

“……。”那傻小子一言不发，十分紧张地往父亲身后躲，白森森的牙齿不停地咬大拇指。他妈生下他一岁多时他仍天地不醒，到了两岁多，只是傻傻地看人。三岁时才会叫大叫妈，还时常把鸡屎往嘴里塞。到上学年龄时送到学校里，傻傻地一坐就是一晌，老师教他读书，他就吓得哭起来。闷娃摇摇头，说了句“这娃接他大的班。”就叫回来放牛放羊了。闷娃看看不识字的傻儿子说，“给一根。”

我发过烟，那傻小子更紧张了，仿佛大拇指不是自己的，俨然一只饿狗在啃一根带肉的骨头，狠狠地咬着自残起来。闷娃一拍傻儿头，把接过的香烟往耳后一别，就“叭——”地一个响鞭，顺着小楼下地去了。

顺着老碾坪来的方向，我极目张望，渴望看到一个漂亮妹子，穿件不管什么衣服，鼓鼓的胸脯，头发丝丝缕缕地飘着，面色白里透红，眸子轻柔如水，她的怀里抱着一束山野花，笑吟吟地迎面而来，似一股和煦的春风。眼前的一切看得都失真了，迎面竟连一只小鸟也没飞过来，倒是父亲

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身边。他嘴里噙着旱烟锅，唏嘘了两声后说，“天蟹，回到了山里，就说山里的话吧！恁女子没啥怪毛病。”

“来啦？”我仍浮在云头，怀疑那琼液琼酥般的女子肯定走岔了路，没有遇着丰神秀异的我。妹夫家介绍对象，肯定会知道我的心思，绝不会把一个根本配不上的女子领到家里来。其实我错了，对于开口一个庄稼，闭口一个收成的农民，他们对媳妇的概念就只有一个“女人”的标尺。

我怀里揣了只小鹿似地赶回家。围着八仙桌坐着的食客们，仿佛三百年没有吃过东西似的，只顾糟蹋和浪费桌上的瓜籽、柿饼、核桃。那一个个饿鬼似地吃相，实在令人作呕。那里面跟本没有我心中的姑娘。母亲站在灶堂笑咪咪用嘴指着那粗不及一把，高不到一尺的干瘦黝黑的女人时，我手脚麻木，眼前一片漆黑，随即又满是浮游的金星。

“我，我。”我愤怒地冲出了家门。

难道，我这辈子真的完了吗？

我实在不甘心啊！

我不顾一切地往山上跑，跑累了就仰面躺在草丛中学狼叫。叫着、叫着又漫无目的地沿着一条山路往前走。上了山坡，便绕攀道。但见树木参差，荆棘遍地，步步牵衣挂袖。不知走了多久，喘吁的气儿都上不来了。从树林子里四下张望，见正北方山势颇平，树木亦少。待走过去，全是些重峦峭壁，鸟道深谷。我猛然发现天黑了，狗叫了，月亮上来了。山风微微地吹着，野草的味儿甜腻腻的。月亮的银辉淡淡地笼罩着，我就像一棵和其它树枝没有两样的树枝，颓唐地站在一块大石头上。天，我从没感觉到过自己这么渺小、无助和孤独。眼前不远处是一个三五户人家的庄子，晚饭的炊烟氤氲开来，飘进庄后的林子里。

正不知到了何处，就听得响亮亮一声喊，“花苗，明几个回去吧，啊，听话。”

“才不。嫁给个榆木疙瘩，还尽受老不死的气哩。咋？嫁出去的女，泼出去的水。嫌我吃闲饭了得是？”

“好妹子哩，嫂子这不在劝你嘛。你咋就不饶人呢。”

“哼，当初还不是为了我哥嘛，我才嫁了个窝囊废。”

“好娃哩，妈就你姊妹俩儿，手心手背都是肉呢。”

“哼，说的比唱的都好听。手心的肉厚，手背的肉薄。”花苗又跟母亲开了火，“当初我就看上天玺啦，你咋不叫媒人说呢。还不是看上黑熊家里的钱了，想着给你儿子娶媳妇了。心上哪儿有我哩。”

“照你说的，我不该嫁给你哥了？可我也是明媒正娶的。”

“咋？你是明媒正娶的，我是替人换嫁妆的？哼，你既然是用我换了嫁妆娶过来的，你有啥资格给我脸看。啊，你是你妈生的，我要的，拣的？”

“啪——”花苗的嫂子摔了手里的陶盆。

“好姑奶奶哩。”花苗的母亲拉着哭音劝着架，“花苗，你烦了出去转去，越大越不懂事，跟你嫂子吵啥哩。”

“吵啥哩？我不跟黑熊过了。”

我陡地激动起来，便打响跟花苗平时的联络口哨。花苗灵性地出了门，身子隐在石榴树的阴影里向我这面看，我又连打了数声口哨，便也躲在石头背后。她有些激动地干咳了声，转身进屋，然后提了玉米壳编织的篮子出门上了山路。母亲显然有些舍不得地喊，“这死女子，说走就走啦。”山里人走惯了夜路，何况狼虫虎豹已成了珍稀动物。她头都没回地说，“妈，回去吧，要不了半个钟头，就到老庄子了。”正说着，到我家的相亲队伍，高喉咙大嗓子地出现在分水岭上。花苗的嫂子一直躲在屋里没出现，她的母亲倒站在房山壑，不断地给女儿答腔壮胆。我跟她走的不是一条道，便也急急地顺着阴坡来的路往回走。

“小河弯弯流水长，姐儿河边洗衣裳。哥在山上一声唱，棒槌敲在指头上，手儿缩回还望郎。……牛吃青草不怕陡，妹妹爱哥不怕羞。爹娘打骂我能受，要我丢你我不丢，除非阎王把命勾……。”花苗脆脆的歌声在山间回荡着，仿佛夜莺般地响亮。我抄捷径，气喘吁吁地躲在花苗将要经过的山路旁一棵树后，就听她在锐声锐气地跟相亲的人搭话。

“哟，这是到阿哒（哪里）去来，成群结队的呢！”

“阿哒（哪里）？不就是你吃水贵如油的石瓮沟嘛。”说话人怨气十足，“当啥哩呢，缩头乌龟一样不见了，害得我的一直等到天黑。都听着，有女甬嫁石瓮沟，看他从石头缝变出个挨伙的人来。”

一语未了，立即有人插上了话，“快别咸吃萝卜瞎操心，花苗不就回

石瓮沟婆家呀嘛。看样子，火急火燎的。肯定女婿等着哩。”

花苗的身影一闪，站在一个陡坡上朝人群喊，“你们也真是的，姑娘嫁不出去咋的。咋好晒派人呢，我又没招谁惹谁。”

“我日你老祖宗，花苗。”跟我相亲的那黑女子，往路旁的陡坡上一站喊，“你不就长了个好脸盘子嘛，有啥了不起，脱了裤子还说不定谁瞎谁好哩。”人群里又有人帮腔，“说不定，天玺是叫你这狐狸精给迷住了。”

“咯咯咯……。”花苗笑得打个趔趄喊，“嗨，我迷住了又咋？回去有熊哩，外面有天玺，可就可怜你这远近闻名的黑女子了。急了得是？摘根黄瓜钻被窝自己日自己，日一夜都不阳痿哩。”

“你臭×甬逞能，只图眼前受活哩，死了小心两个男人抢。尸首不全，喂狗喂狼都不吃。”黑女子口齿伶俐地拉开骂架的阵势。

“你这没人要的臭东西，快想你黑夜咋得过哩，反正没人要，倒不如拔根×毛吊死去。”花苗言语间，总带着幸灾乐祸的味儿。

“死×，还不嫌丢人显眼。”有人拉了情绪不好的黑女子转过崖碛去了。

“花苗——。”我为她的率直而高兴，不顾一切地冲上小路，搂住她就是一阵狂吻，吻得她浑身都打哆嗦。我们吻累了，索性坐在路旁砸她提篮的核桃吃。吃饱了，又紧紧地搂在一起。

“你是我心中的唯一。”我的话刚出口，花苗便激动得泪流满面。她二话没说就脱光了衣服，铺在松软的蒿草树叶上道，“我把我自己给你了。”说着往衣服上一坐，两只翘翘的雪白奶子，摇晃着发出一晕瓷光。我紧紧地把她搂住，摩挲着滑腻的躯体，一阵清凉浸入手掌，传遍全身，仿佛触到了远离风尘的星星、月亮。我在石瓮沟苦熬了这么长时间，好像就是为了这一个美妙的时刻。天是房，地是床，怀里抱着个娇娥娘。我感到了从未体味过的满足、兴奋和欢乐，仿佛怀里抱着的不是个活人，而是天外飞来的精灵。我陶醉了，麻木了，把身边的一切连同自己都忘记了……。

“只要你愿意，天玺叔，你啥时要我啥时给你。”不知过了多少个世纪，花苗在身下呢喃似地说，“当初嫁到石瓮沟，就只想看看你。没想到……。”下面的话被梦呓似的呻唤取代了。

情意阑珊，意犹未尽间，一声嗥叫像晴天打了个雷，连树叶都发起了抖。花苗像只猫似地往我怀里钻，而赤身裸体的我，已被眼前发生的一切

惊呆了。两只狼，似乎还带了个崽，在我们两丈多远的一个土包上站着，绿莹莹的眼光，不由使人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。

“快穿衣服。”我紧张地盯着狼，让花苗穿好衣服。狼是铁头、麻杆腿、豆腐腰，这我知道。必要时豁出去跟狼拼个你死我活。死了也好，死了就没烦恼了。花苗毕竟是山里长大的，她穿好了自己的衣服，又替我披上衣服，然后弯腰提起编织篮子，突然冲上山道，在空中抡着喊，“狼。打。找死。”那狼正虎视眈眈着考虑如何下手，猛发现一件白沙沙的东西，在空中飞转着朝它们冲去，赶紧转身夹着尾巴逃命去了。

花苗转过身，我刚穿好衣服。她笑着说，“咱们的事，叫狼看到了。我不管，要是传给了黑熊他妈，我看你咋办？”

“咋办。大不了给你们娃当回大大爷。”我想把话说得轻松点，无所谓点，给她一点被保护的感觉，却总觉着那两三只狼就躲在树后，或是凸起的山石后面，伺机就要向我扑来。

“嘿，听婆说，狼会变成老太婆，专门哄着叨娃哩。”花苗可能猜到了我的胆怯，过来挽着我的胳膊向石瓮沟村走。山路既窄又陡，容不得我们浪漫，而我不时觉着山路上会出现一个佝偻着腰的老太太，头上包了帕子，一只胳膊挂了篮子，一只手拄着拐杖，不紧不慢，颤颤巍巍地向前蹒跚。花苗把我让在前面，我故作姿态地要走在后面，结果总觉着身后有响声，回头什么都没有，往前走不了几步，又听到有老太太的咳嗽声。

“月亮光光，把牛吆到梁上。梁上没草，把牛吆到沟脑，沟脑响雷，把牛吆回，圈里一个偷牛贼，照着牛尻子打三锤。”花苗亮着嗓子似唱若说地在前喊了阵停下了。

“苗，我给咱唱只曲儿。”我要用歌声壮胆，“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哇，往前走，莫回呀头，通天的大路，九千九百九十九哇……。”我正扯开嗓门吼着，花苗忙转身捂住了我的嘴，又急忙拉我躲在一棵老桦栎树后。一只受惊的熊瞎子，“呼——”地扑下前面的一个土山包，然后又人似地站起身，挡住了我们的去路。天啦，我算领教大山的真容了。就在我还没收回神间，脚下又“嗖——”地一声，一盘草帽似的蛇散卷慌慌地逃了。难道我们的苟和衰渎了神灵？我拿眼看花苗时，她也正用惊奇的眼睛望着我。嘴里还嗫嚅地说，“我经常走夜路，还从来没碰到过这些人物